

司马登徒

虎啸金鏢人



虎嘯金鏢令

中 冊

司馬登徒著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虎啸金鏢令

司马登徒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工人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23 字数:500 千字

1992 年 1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221-02826-5/I·354

定价:13.80 元(全套三册)

内 容 提 要

归隐田园二十余载的江湖怪杰“连云鹤子”凌天雄，其巨宅内一棵千年古槐被一柄紫光闪闪的金镖刺中，深达两寸——是何凶兆？

关外大漠魔教总舵主轩辕十三，率女儿白飘羽及其手下七大高手潜返中原——事出何因？

一部《天龙吟》引无数英雄竞折腰，其中玄机谁人能解？一套“七墨神功”令盖世豪杰望洋兴叹，可悲无一人练成！

美艳绝伦的白飘羽之不明身世，唯有天下第一淫贼“无花不采一只蜂”知晓。少侠凌云飞，欲揭穿所有谜底，暗藏其父凌天雄所赠“神龙惊匕”，独闯江湖……

侠踪所至，险恶丛生。各路杀手各有图谋，明争暗斗悬念迭出。凌云飞仗剑相助一名被追杀的单身女子，手刃夺命秀士及摩圆和尚，不料死者均是其父的莫逆之交；而被救者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轩辕十三的女儿白飘羽，且与她结下了一段武林奇缘……

凌云飞尝遍七情六欲滋味，杀七丈巨蟒，饮其血，吞其胆，誓夺《天龙吟》，苦练“七墨神功”，得“虎啸金镖令”，中原武林与轩辕十三你死我活的血战终于展开……

中原武林首推凌云飞，魔教七丈高手第一乃白飘羽，既是情人，又是仇人。恩仇恨爱如何解，书中自有分明。

目 录

中 册

十一、塞外荒漠	(216)
十二、唯求人和	(237)
十三、身临绝境	(258)
十四、波澜乍起	(280)
十五、情义心知	(301)
十六、三闯虎穴	(323)
十七、世外高人	(343)
十八、四大杀手	(385)
十九、江南刘家	(432)
二十、棋高一着	(455)

十一、塞外荒漠

刘湘子击败了马行空，正欲离开，却听得一声喝道：“且慢，刘公子请留步。”

凌云飞一看，说话之人竟是那绿袍人杨啸，不禁诧异，心道：“向闻这杨啸武功虽好，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手，在他们七兄弟中，他也不是武功最高的，马行空、段干遂都要强于他，他莫非还想和刘湘子相较不成？”

刘湘子闻声亦是一愣，见杨啸踱了出来，奇道：“你们究竟有完没完？”杨啸止道：“刘公子误会了，在下绝不是找你打架的。我大哥都已败在了你手下，更何况我这平平之辈。”

刘湘子笑道：“平平之辈？杨兄未免太自谦了罢？天下谁不闻当年在长白山下，‘翻天虎’杨啸独战东北双虎的豪事？三虎相争，独留杨兄，令兄弟好不佩服？”杨啸叹道：“过去的事，还提他做甚？”

刘湘子道：“那好，不知杨兄还有何见教？”杨啸道：“你道我今日为何没有出手？”刘湘子道：“这个我可不知。”

杨啸长叹一声道：“我现在即使不是废人，却也和废人差不多了。”刘湘子奇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杨啸道：“此中缘故，说来话长，我只拣要紧的说一说。”

凌云飞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看这情形，他们先前所说的这莫家寨子被劫之事，莫非就是这杨啸干的？”

杨啸道：“其实你冤枉了我家大哥，和我那几位好兄弟，一切事都在我身上！”刘湘子一愕，道：“莫非是你……”杨啸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莫家寨子确是被我所劫！”

此言一出，犹如一个晴空霹雳，马行空立时步下一个踉跄，退了几步，指着杨啸道：“杨老三，莫家寨子果真是你劫的？”杨啸垂首道：“大哥，是小弟所为。”马行空喝道：“我还道刘公子无缘无故找上了咱们，原来果是事出有因，杨老三！今日你若不将事理说清，可休怪我不顾兄弟情义！”

杨啸一语不发，走到马行空面前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大哥，待小弟将原因说出后，再任大哥处置吧！”马行空道：“你且说罢！”

杨啸亦不站起，道：“我杨家与他莫家，本是世代交好，可是到了我祖父一代时，却因一件小事闹翻了脸。后来，我祖父替一家大富押一笔红镖，过他们莫家寨子所管的红叶岭时，依旧按江湖规矩递上了拜贴，送上了礼银，莫家寨的人若是知礼，就该让我祖父过去，却想不到寨主莫虎挟着那点小怨，竟带着他的九个儿子，将镖劫了，我祖父羞愤之下，竟含恨自尽了。”

“我父亲得到消息后，立誓要为我祖父报仇，却万万不料，莫虎为了斩草除根，竟派他的五个儿子，寻到我家里来，将我家一门老小四十多人一齐杀尽，我爹虽然奋力抵抗，却因寡不敌众，终于力尽而死。那一次，若非我恩师松花散仙碰巧路过，哪里会有我杨啸的今天？那一年，我才八岁，便成了无父无母，无亲无故的孤儿！”

“我师父传了我本领，教我为父母报仇，我记得牢牢的，下山

时，我曾对天发誓，我要亲手将莫家寨子杀个鸡犬不留！”

马行空闻言，叹道：“原来竟还有这么一段缘故。杨老三，你起来吧！”杨啸道：“遵命。”马行空又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你为何不和我讲，我也好为你报仇！”杨啸道：“莫虎尚未死，他的九个儿子个个威猛，还有二十三个孙子，以及多达百人的家丁，我们兄弟若进去厮杀，岂不会大耗元气？小弟不敢因此事而劳动大哥，因此独自一人去了莫家寨子。”

刘湘子道：“既是你们兄弟七人都敌不了莫家寨的人，那你一人又如何成了事呢？”杨啸道：“这事其实简易之极，有一夜我悄悄潜入莫家寨，寻着他们的水井，投入毒药，何愁他们不倒？到第三天时，他们已是元气大伤，我便闯了进去，见人就杀，可惜莫家的老二和老六因离寨有事，结果没有中毒，我一人抵不住他两人，结果受了重伤，但总算杀尽了莫家寨老幼，现在，莫家寨子中活着的人绝不会超过十人！”

刘湘子道：“莫虎死了没有？”杨啸道：“莫虎老贼是罪魁祸首，岂能活下来？我已将他大卸八块，扔进了井中。”

马行空道：“老三，既是如此，我也不怪你，只是你日后有事，须得对我说，不然，我们兄弟还称得上‘塞北七义’么？”杨啸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跟随大哥也有不少年了，除了此事之外，从没一事瞒着大哥的，想不到今日为了此事，却令大哥和众兄弟败在了别人手上。可惜小弟在莫家寨子被莫老六打了四拳，武功已失，不然的话，小弟定要拼死和刘湘子一斗，总不能叫我们兄弟折在刘湘子手下。”

刘湘子道：“你却待怎样？”杨啸看了刘湘子一眼，道：“我自不是你的对手，我既犯下此事，你又是别人请来杀我兄弟的，我今日便告诉你一声，莫家寨子是我所劫，与我大哥他们没有丝毫

干系!”

刘湘子道：“莫家虽与你有仇，但你为何杀那么多人？他们都与你有仇么？纵使有仇，又难道都该杀吗？如此行径，你竟还敢强辩？”

杨啸不言，转朝马行空道：“大哥，小弟累了大哥，无脸再活在世上，只得一死。”说着，抬手亮出一柄短刀，朝自己脸膛插下，马行空大惊，甩手一鞭卷出，套在杨啸腕上，再一拉，将他的手拉开，刘湘子亦是一个箭步赶上，将扇点出，杨啸立时不能动弹了。

马行空道：“杨老三，你忘了当年我们结义时的誓言了吗？”

韩铮，段干遂，张猛，手足双枪等五人一齐朗声道：“不求同日生，只求同日死！”

马行空道：“好，杨啸，你死罢，你叫我们也陪着你一道死！”杨啸穴道被制，不能动弹，但两行清泪已顺颊流下。

刘湘子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敢做敢当，你算什么男子汉？”杨啸哽声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，要我怎么样？”刘湘子道：“我要你不死，怎么样？”

马行空见杨啸不答，喝道：“怎么，做不到吗？”杨啸只得道：“做得到。”刘湘子又道：“马大哥，你说过什么话来着？”

马行空道：“我知道，刘公子，你要我做什么，只管吩咐吧！”刘湘子道：“好，我要你马上带着你们几个兄弟，一齐到江南去，永远不得回来！”

马行空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刘湘子道：“怎么，你不干？”马行空一愣，道：“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刘公子，就此别过。”刘湘子点点头，解了杨啸的穴道，段干遂过来，扶住杨啸，七人一齐出去了。

凌云飞见七人去远了，忙轻轻落下，燕北归这才跟着跃下，

嚷道：“好闷人！好闷人！”

凌云飞抱拳一礼道：“刘兄做事，英明果断，好令在下佩服！”刘湘子道：“唔，你是……”凌云飞道：“在下凌云飞，这位是燕北归。”刘湘子点头道：“我道是谁能躲在这里却不叫我发觉，原来竟是云野一侠和燕兄。”

凌云飞道：“刘兄一日之间连办两件大事，处理都是如此得当，好令我等服气啊！”刘湘子道：“那件事你也看到了？”

凌云飞笑着：“那三个人你可杀得真不冤！”刘湘子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此言差矣，我只杀了罗骏和胡正云，相羽我可没杀他！”凌云飞笑道：“此言差矣，此事可瞒天下人，却瞒不了我，看你那手法，用的是海南秘传透骨手伏魔指，只不过化力于扇上而已，此招点出，相羽还活得过三个时辰吗？”

刘湘子失声道：“透骨手伏魔指，如今便是海南派亦已失传，我只道天下唯江南刘家还知此道，想不到凌公子竟然一眼看破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凌云飞道：“不敢。刘兄所做之事，唯一点叫我不明白。”刘湘子道：“请讲。”凌云飞道：“刚才刘兄为何叫马行空却江南？”

刘湘子道：“我因听说关东温如玉要去寻马行空他们七个报仇，这才叫他们去江南躲一躲。”凌云飞道：“温如玉，我听说温如玉要寻‘塞北七义’的仇”。

刘湘子道：“温如玉虽是君子，却也有他的弱处，他的缺点便是爱护短，只要他的门下有事，不论对错，他总要帮着自己门下的，莫虎的七儿子和九儿子娶了温如玉的两个女儿，这次一齐都叫杨啸给杀了，你想，温如玉能放过杨啸吗？温如玉的武功已是出神入化，他的龙虎斗一出手，塞北七义便一齐上，又抵得了几招？我若明告马行空，他一定不愿畏缩，我只得要他去江南，也好

避灾吧！”

凌云飞道：“高明，刘兄为事实在高明，有如此仁义高明之人，从此武林安矣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一下子竟暗了下来，原来那烛火已是烧到尽头，刚才一下子晃动，便已灭了。

三人毫不在意，反而寻一处干净地方，就地坐下，抵足长谈，越谈越是投机。

虽然地处偏僻，听不见雄鸡报晓，但天总是要亮的，三人俱是一夜都没合眼，但丝毫没有倦意。

庙后又传来几声马嘶，凌云飞听见了，叹道：“唉，相见正欢，却又要分离，刘兄，看来，在下要走了。”刘湘子道：“不知此去何方？”

凌云飞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我若说出要去之处，以刘湘子为人，他或许定要陪我齐去，如此凶险之行，实不忍再拖他前去，只得骗他一骗了。”他脑子里念头转动极快，但已迟了一步，燕北归已抢先一步道：“我们要去魔教。”刘湘子立时来了兴趣，道：“干什么？”燕北归道：“不知道，我得听他的。”说着，将嘴向凌云飞一努。

凌云飞无奈，只得道：“此去魔教，乃是赴约。但此行之凶险，实是殊无可料。”刘湘子喜道：“我正好是身上无事，我便和你们一齐结伴而行，如何？”

凌云飞尚未回答，燕北归已喜道：“好哇！有三个人一起，岂不热闹得多？”凌云飞止道：“不，此行过于凶险，刘兄还是莫去为妙。”

刘湘子长笑一声，道：“世上有什么凶险，可以叫我刘湘子止步不前？凌兄莫非是嫌我拖累吧？”凌云飞道：“绝无此意，刘兄家

中父母一定正自思念，何必去大漠冒此奇险呢？”

刘湘子苦笑一声，道：“思念？你怎知道，若不是我爹将我赶出家门，我又怎甘心去为人做杀手勾当？”

凌云飞道：“赶出家门？这是何故？”刘湘子道：“家父约束子弟极为严格，我半年前杀了一个恶人，给他的亲属告上门来，家父偏信他们的一面之辞，硬要说我恃艺妄杀，所以将我赶了出来，我一气之下，索性干起了杀手勾当。”

凌云飞道：“难怪得你昨日连干两件大事，原来是在做杀手。不过，在下想要奉劝一句，此行是非太多，你还是趁早不干了罢！”

刘湘子笑道：“你说得好听，我若不干，靠什么吃饭？”凌云飞看着刘湘子，两人四目对视，凌云飞看着的，是一双充满热情的眼睛，心想道：“此人豪迈大方，刚才说起自己的伤心事来，竟是谈笑自若，足以见其为人如何，若得此人为助，齐赴魔教，获胜的希望便就大得多了。”当下一狠心，道：“刘兄若不嫌弃，不如和我们一齐去魔教闯闯，如何？”刘湘子喜道：“正要如此！”三人大笑。

当下三人一起，各乘一匹马，离庙北行，此时天已大亮，三人谈谈笑笑，十分惬意。

如此而行，每日行得两、三百里，过了几日，便已到了一处极为繁华的市镇。镇上既有宽衣松带的汉人，也有皮衣高帽的胡人，操着不同的口音，大声谈说。镇上有牛马、骆驼等物，也有日用百货，琳琅满目，丝毫不逊于中土大镇，凌云飞一打听，才知道已到了青羊河镇。

凌云飞记得白飘羽曾告诉他在青羊河镇的“如悦”客栈候着，有人会送给他一张去魔教总舵的地形图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咱

们去如悦客栈吧！”刘湘子笑道：“凌公子好见识，居然知道青羊河有一个如悦客栈。”

凌云飞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也知道？”刘湘子道：“我曾来此住过几天，住的正是‘如悦’客栈，不是我夸口，在如悦栈中，你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服侍，这里的人可真听话，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不叫主顾生气。”

凌云飞道：“那正好，刘兄前面带路吧！”三人一齐下马步行，刘湘子走前面，几弯几拐，便到了一大片平房前，最大的一个门面处，有一块小匾，上书“如悦客栈”四个字。

三人刚至门首，立时便有两个载毡帽的堂倌过来，一个接了三人的马缰，另一个则点头哈腰地道：“三位公子是远来客吧！快进屋喝杯水酒暖暖身子。”说话的口气，竟似接别人回家的意思，给人一种宾至如归之感。

凌云飞道：“好，烫几壶好酒，多炒几个暖身子的菜。”那堂倌只顾答应，将三人引至一干净桌前坐下，不少人已坐于店中了，见三人进来，不禁都有点惊异：已是深寒天气了，三人仍是单薄衣衫，却丝毫不见寒冷之状，莫不是神仙来了不成？

少时，便送上了酒菜碗筷，三人也不客气，便斟酒挟菜，放心大吃，外面寒风呼啸，在这店里却暖洋洋的，说不出的惬意快活。

凌云飞一边吃着，一边凝神注意四周诸人，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，心下不禁有些奇怪，暗道：“莫非白飘羽没有派人守在这儿？”当下只得闷声吃喝。

三人进店之时已是黄昏，再过片刻，天便渐渐黑下来，店中的人付酒帐而去的人纷纷不绝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只剩了凌云飞等三人。

堂倌过来问道：“三位公子爷可要住店？”凌云飞道：“你给开

一间宽敞干净的上房。我们吃完饭后再去住。”堂倌答应着去了。凌云飞等依旧吃着，三人都不说话，一时间，店房中安静之极。

忽然，一直坐在柜后的掌柜走了出来，坐在了凌云飞对面的空座上，道：“三位之中可有一位凌云飞？”凌云飞心中一喜，道：“在下便是。不知先生有何事？”

那掌柜道：“在下名叫包进财，受阿羽公主之托，在此等候凌公子。”凌云飞道：“听口气，你也是魔教中人？”包进财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本教的一百零八分坛，此处便是其一，在下便是坛主。”

凌云飞道：“除了坛主之外，魔教中还有什么职位？”包进财道：“教主之下，便是太子和公主，本任教主没有太子，只有一位公主。再往下来，是四大护法，第一护法千手童子，已被逐出教外，另外三大护法，便是三阵风了。再下来，是两大使者，便是鹰蛇二使了。其下便分作三十六堂，每堂三坛，每坛辖下三舵，每舵辖三十到三百个人不等。我教便是如此一个格局。”

凌云飞暗道：“原来魔教之势竟如此之大，倒也不可小视。”当下道：“白姑娘托你带来的东西呢？”包进财道：“你果真要赴约？”凌云飞点头道：“半点不假！”包进财道：“阿羽公主吩咐，凌公子此时若及早回头，尚还不晚。”

凌云飞道：“不要多言，我意已决。请将所托交付。”

包进财长叹一声，从怀里摸出一个精致的小荷包，双手呈给凌云飞，道：“阿羽公主吩咐过了，凌公子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在下，由在下负责办好。”说罢，又站起身，回到柜台中去了。

凌云飞道：“走，我们回房罢。”招呼刘、燕二人一齐回了房间。刘湘子道：“凌兄，刚才是什么东西，你竟如此向他索取。”凌云飞笑道：“若是别的什么东西，也值得索取吗？但此物一旦到手，我们三条命便已拣回两条了。”

燕北归奇道：“那是何物，竟如此重要？”凌云飞笑道：“咱们且来看看。”说着，轻轻拆开荷包，取出一个油纸所包的东西来，再打开油纸包，便看见一张画着地形的图，凌云飞道：“今有此图在手，行走起来却是方便得多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若去茫茫大漠中一番瞎找，那恐怕只是有进无出。”

当下细看那图，只见起点为青羊河镇，再往前八十里，便到了石滩口镇，过了石滩口，往正北行三十多里，便已进了大漠，进大漠后，先向正北行二十里，再忽然折向西，行二十里，再折向北行七里左右，便到了一片绿洲，即有名的“大漠之星”了。

凌云飞道：“今晚好好歇着，明天一早赶路。后天天亮时进大漠！”刘湘子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就这样。”燕北归道：“这么急干什么？”凌云飞道：“大漠之中冷得死人，白日里还好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会被冻成一块肉疙瘩，而且到了晚上，走路也不方便，极易走错方向，你想，在那么大的一片沙地中，走错了方向便就是死了八九成了，这事干得么？我们要赶在天亮前进大漠，就是为了争取在白日里赶到‘大漠之星’，免得夜里行走，知道了吗？”燕北归点头道：“我算明白了。”

一夜无话。

第二日中午时，三人便已赶到了石滩口，这回投入了一间小栈房。栈房虽小，仍是兼营饭食，凌云飞等则吩咐了一桌酒菜，细细饮嚼。

吃了饭，三人俱觉十分精神，于是来寻掌柜的。掌柜的正缩在柜台里烤火，凌云飞道：“掌柜的，聊天吗？”掌柜的正被暖洋洋的炭火烘得直打盹儿，凌云飞一喊，又把他喊醒了，道：“客官，要聊什么？”

凌云飞道：“你愿意聊些什么都可以。”掌柜的让三人坐了，

道：“看三位似乎是远来客人？”凌云飞道：“是的。”

掌柜的忽似想起了什么，道：“你们还要过去？”凌云飞道：“怎么啦？不可以吗？”掌柜的道：“唉，你们不知道，越往那边去，越不容易安宁，又是茫茫大漠，又是强盗出没，唉，见鬼的地方。”凌云飞道：“这里不安宁吗？”掌柜道：“安宁个鬼么？不时地有些强人来此搔扰，每个月都要交一百两银子的利钱，可怜，我一个月连本带利才三百多两银子，就被他们刮去了一百两，若不是为了一家老小，我才不愿在这儿呆下去了呢！”

凌云飞又道：“有些什么人来？”掌柜道：“这个地方，还会来什么大人物？阎王不来小鬼来，来的总是一些小魔崽子。”凌云飞道：“你可听说过‘大漠之星’？”掌柜的一惊，差点从椅上蹦起来，道：“你们，你们是魔王爷？我刚才一时糊涂，罪过，罪过，求魔王爷饶命！我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可怜可怜吧！”说着竟要跪下。

凌云飞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刘湘子已扶住了掌柜的，道：“你错了，我们不是什么魔王爷。我们只是问问。”掌柜的道：“你们可别骗我！”刘湘子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可别跪下来折我们的寿！”

掌柜的这才站起来，小心翼翼地重新坐好，道：“给吓怕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凌云飞道：“莫非你把我们当作了‘大漠之星’中来的人？”

掌柜的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这么想。”凌云飞和刘湘子、燕北归相视一笑，燕北归道：“喂，掌柜的，告诉你，我们虽不是从‘大漠之星’来的，却是到‘大漠之星’去的。”

掌柜的道：“你们去干什么？”燕北归道：“你不要问这么多，你先和他说话吧！”说着一指凌云飞。

凌云飞笑道：“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掌柜的道：“你们要说什么就说吧，如果不说，我可要去睡觉了。”燕北归大笑道：“大白天

的，睡什么觉？”

凌云飞道：“你可知去‘大漠之星’的路？”那掌柜闻言忙道：“这个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凌云飞看他神气，不知他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，只得道：“在大漠之中行五十里路，要多长时间？”

掌柜的道：“若骑马，两个时辰便够了，若骑骆驼，则恐怕要三个时辰。不过骑马比不上骑骆驼。”凌云飞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掌柜道：“马无长力，在大漠之中，马行远了就会支持不住，不似骆驼，便走几天也无妨。”

凌云飞沉思半晌，道：“你给我们准备三十斤熟牛肉，热好，明天一大早给我们，再准备三十斤烈酒，用皮囊装好，一齐明早给我们。我给你一百两银子，够了吗？”掌柜点点头，道：“该够了吧！”凌云飞又道：“还烦你今晚把我们的马喂足草料，怎么样？”掌柜的一齐都答应了。

凌云飞道：“好了，咱们睡觉去吧！明天一早便起来赶路。”三人遂一起回到房里，香香甜甜地睡了一大觉。

一切都在凌云飞的算计之中，第二天天将亮时，三人便都已进了大漠了。

大漠之中的寒冬腊月，果真是冷得死人。三人虽是内力精深，都还不免打了几个寒噤。

凌云飞道：“每觉得冷时，便喝几口酒暖暖身子，可千万别给冻倒了！”忙解下马背上的皮囊，仰头便饮，一口气喝了一斤多酒，只觉得嗓子里辣辣的，喝道：“好痛快！”刘湘子也解下酒来喝了许多，燕北归则喝一口酒，吃一块牛肉，大口嚼，大口饮，半晌方才住口。当下依旧将牛肉与酒搭在马背上，人再骑上去，两边俱可保暖，到时候则可以吃上热牛肉、喝上温酒了。